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

九十九  
三百

詳校官內閣學士<sub>臣</sub>尹壯圖

主事<sub>臣</sub>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主簿<sub>臣</sub>汪日贊

謄錄監生<sub>臣</sub>周元濬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人部五十八 嘲戲

嘲戲一

原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增論語孔子曰前言戲  
之耳 禮儒行孔子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  
詬病哀公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  
儒爲戲 魏文帝典論曰丈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



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晉左思蜀都賦曰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 齊孔稚珪北山移文曰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諠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宋程子遺書曰戲謔不唯害事兼亦志爲氣所動不戲謔是持志之一端 張橫渠東銘曰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于聲見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他人已



從不能也

嘲戲二

原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扃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于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但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



嬰不肖故使王爾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  
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  
縛人至王問何爲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  
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踰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  
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  
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孔叢  
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  
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



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漢書曰東方朔自

公卿在位皆傲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踰當世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若



以召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  
拾遺於後卞莊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  
尹爲少傅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孫叔  
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子慶忌爲期門上乃大笑  
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  
口辨魯畫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  
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  
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



可嘲出何典記 魏文帝典論曰孔融氣體高妙有過  
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  
揚班儔也 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  
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  
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  
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  
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  
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

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魏略曰丁

謚父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太

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太祖調

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

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此

人不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

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又曰太祖請同會調王



朗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杭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如  
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吳志  
曰蜀張奉使孫權以姓名調闕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  
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蟲  
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  
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  
對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楨廓落帶其後欲借取以  
爲像因書調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



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爲郎中曰卿好於衆中面陳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



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  
權欲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  
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  
至死但當出閣不能不顧耳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  
燕見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  
食而羣下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  
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  
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却



詵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

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

吾與戲耳 文士傳曰棗據嘲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晉

弘廣天下爲家何不金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

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

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語林曰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嘯父

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



之勅疏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  
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王母不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  
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悅 世說曰鄧艾口吃語  
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  
兮鳳兮故是一鳳 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明月淨  
歎以爲佳謝景重答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  
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邪 又曰荀鳴



鶴陸士龍俱會張茂先坐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

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鼓爾矢荀

答曰本謂是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  
發遲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謂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

與語別駕喚恪咄咄即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曰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 顧凱之家傳曰凱之

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



何物邪萬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語

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繭劉調之曰

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繭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

鞭而牽船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枰中食見一嫗將

二兒過竝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

槽又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既見乃甚

癡便欲嘲棄之元度爲之作賓主相對真長歎曰元度

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頴



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  
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何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  
槌 晉中興書曰刁彛於桓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  
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  
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  
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  
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曰樂令耳周曰何乃  
刻畫無鹽以搪突西施邪 又曰桓南郡出射有劉參



軍與周參軍同賭垂成惟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

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

撻而況於卿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

中有遠志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

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公殊有愧

色增山堂肆考曰魏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

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旄蓋守兵馬

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



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乎衆賓咸悅 世說曰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  
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  
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  
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  
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目故也  
山堂肆考曰崔豹字正熊郡將姓陳者問正熊曰君  
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 原沈約宋書曰



何承天除著作卽時年已老諸佐卽竝名家年少荀伯  
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  
何言邪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  
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義若何義基答  
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增人物志曰丘靈鞠  
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  
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事文類  
聚曰宋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鬚者謂



之羊顏師伯缺齒號曰齧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秀體肥每集會於坐賜器服飲食欲其占謝傾跽以爲歡王元謨太原人亦受老儉之目又曰後魏元孚爲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容一斛瓶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庄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文帝撫掌大笑又曰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



草長不肥騾北人食榆故云思道即續之曰共甑分炊  
飯同鑕異煮魚謂南人同炊異饌也 山堂肆考曰齊

世有席毘啗鄙文學嘲劉逖曰君丈如朝菌須臾之翫  
豈比吾千丈松劉答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  
能屈 又曰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  
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  
煖漫褰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  
殊不畏皇后耶 事文類聚曰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



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

巨鰲以何物爲釣線曰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虹霓

爲絲明月爲釣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

夫爲餌丞相悚然通鑑紀事曰德宗時宣武節度使

劉洽等軍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於是李納遣其將

王溫會魏博共攻徐州上爲發朔方兵五千人以唐朝

臣將之與劉洽等共救之時朔方兵資裝不至旗服弊

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



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  
怒爭奮遂涉水橫擊之斬首數千級盡得其輜重乃謂  
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 山堂肆  
考曰賈島狂狷行薄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爲詩嘲  
之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  
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又曰皮日休  
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  
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爲平生不出頭歸氏子嘲曰休



云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一團閒氣如常

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唐書曰渾瑊年十一善騎射隨

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

是歲立跳盪功 又曰李藩爲秘書郎時王仲舒與同

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相樂慕藩名強致之仲舒等

爲俳說廋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

所語何哉 又曰鄭縈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

共號鄭五歇後體及昭宗用爲相宗戚詣慶縈搔首曰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山堂肆考曰南唐寇

豹謝觀同在崔裔相公門下豹辭去公爲設祖席席上  
多蠅觀戲豹曰青蠅被扇扇離席豹見戶上白獐圖即  
答曰白獐遭釘釘在門 五代史曰晉軍破燕執劉仁

恭守光與其妻子南走滄州田家擒之送幽州晉王方  
大饗軍士引見守光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 又

曰後唐孫晟奔于吳李昇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爲  
相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 事



文類聚曰楊大年億嘗與客碁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鳥賦戲之曰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又曰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大笑而易之 又曰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浙人也竝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



焚香兩爐以公服單之出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有賓  
文賓者五代漢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  
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  
瘦梅香竇臭也 又曰晏元獻公少年性豪俊所延賓

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爲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  
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爲猴二人  
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  
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山堂肆考曰魯



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丁公方用事一日魯以公事造其第盤辟之際丁即曰學士拜時衫窄地魯應聲曰侍中宴處幕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竄殆不能支又曰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陽公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辟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邪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此類也景文慙而改之又曰王介甫多思而善鑒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



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共食輟筋而問  
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食多損智道  
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  
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 又曰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汝陰處士常秩曰笑殺汝陰  
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  
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  
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十卷自謂



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置其所學熙  
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青苗本錢權行倚閣介甫戲秩  
曰公之春秋亦倚閣乎 人物志曰劉貢父善戲嘗與  
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  
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又曰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  
獻策決梁山泊可得溉田萬頃但須得貯水之地介甫  
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問之曰  
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山堂肆考曰宋王



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可否觀嘗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陸四括囊又曰王介性輕率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荆公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悟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于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



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

笑曰閻羅王見闕請速赴任 事文類聚曰元豐中高

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

古人姓名爭一物僧曰張良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

曰禹傘次公曰許由鼂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

錯葫蘆 又曰劉攽嘲王覲云汝何故見賣覲曰賣汝

直甚分文攽早朝王汾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答

曰寒食原頭屢見君

宋制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汾音焚

山堂肆



考曰陳少卿亞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僧舍  
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  
襄無口便成衰 又曰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曰近貴  
全爲賸攀龍只是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即  
答云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 又曰陸伯麟側室有  
子友人陸象翁以啟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  
雖種於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  
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



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又曰西清詩話李義山雜纂

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  
花下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  
元獻罷相守願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  
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  
醑醉花前又王荊公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于蔣  
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曰扶衰南陌  
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



夜相投 又曰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

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  
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  
笑久之以簡招坡喫晶飯坡不復省憶云貢父讀書多  
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蔔鹽飯而已始  
悟貢父以三白爲戲將去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貢  
父雖知其爲戲且不知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  
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貢父曰



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菹也毛飯也毛非羶飯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而去至今俗呼無曰毛又曰尤延之與楊誠齋爲金石交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又曰誠齋戲呼延之爲蝸蚌延之呼楊爲羊一日食羊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爲人所食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蟹類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又曰



西涯李公喜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  
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  
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又曰陸式齋大參  
留滯卽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爲學士戲語之曰  
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  
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邪聞者以爲善謔

### 嘲戲三

原題驢面

覓鸚父

吳志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王權使題驢面上曰諸葛子瑜瑾



子恪請益兩字曰之驢權即以驢賜恪  
恪侍權坐有白頭鳥集殿前恪曰白頭翁張昭年老疑恪戲之因曰  
恪欺陛下未有鳥名白頭翁請覓  
白頭母恪曰鳥有鸚母請覓鸚父  
天子無戲先祖

相譏

呂氏春秋成王援梧葉以爲珪授唐叔虞曰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公請封王曰與虞戲爾公曰天子

無戲言于是遂封虞于唐  
晉書賈充嘗宴朝士庾純後至謂曰君行常在人前今何在後純曰有市井事不

了是以來後純之先曾爲五伯者  
充之先曾爲市魁者故此相譏

戲偃

靳萬

上見論語

左傳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注戲而相狎曰靳

玩人

侮予

書玩人喪德  
詩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士女相謔

前後

相譏

上見詩  
世說孫綽好譏調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習曰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習曰簸之揚之



糠粃在前

狎侮

矜莊

書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鄭詩

故有戲謔之云耳

增肉譜

癭相

唐書李守素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姓氏學世號肉

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

目邪世南曰昔任彦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宋史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

目爲癭相

乞馬

移魚

長慶集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有心求

逸足我還留意在明珠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

老無人與唱歌

山堂肆考宋李章姑蘇人赴隣人集主人素鄙既進饌其主人前一魚特大章即請於主人

曰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字合在左邊是合在右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



取魚示衆云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輟飲大笑

驚蝴蝶

碧

鵲雀

北齊書魏收字伯起折節讀書以文章顯然素性輕薄人號爲驚蝴蝶唐書潤州刺史韋詵有女

擇配參軍裴寬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鵲雀

沐猴冠

麒麟

麒麟

漢書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

韓生按沐猴獼猴也雖著衣冠心不類人久之即欲褫去以喻楚人之性暴躁也唐書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

麟或問之答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麗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

是被凍蠅著熱狗又曰蘇味道王方慶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二子孰賢

被凍蠅

著熱狗

又曰蘇味道王方慶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二子孰賢

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健被凍蠅頑鈍也山堂肆考唐狄梁公謂



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成二犬仁傑曰狄字火旁非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著熟狗也

眼小

耳大

潛確類書宋太祖嘗與趙普言及桑維翰普曰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

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事文類聚唐節度使李忠臣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

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李趨兒

章得象

山堂

肆考唐姚峴好滑稽有文學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郡以峴爲宗忽一日有人投刺云李過庭南仲云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曰不知問峴知之乎峴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歸田錄章邨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常戲章云昔時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石學

士 卒太公

從事文類聚石曼卿善戲謔嘗出馬驚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



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山堂肆考辛郁字太公弱冠

遇太宗于行所上問何人對曰辛太公上曰何如舊太

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適 真神童

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上遂命直史館

真郭郎 見聞錄明肅宗朝刑部趙尚書乃費閣老同年

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屠公應坡曰趙老

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驚湖二十作狀元最少今渠稱年

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 事文類聚政和間殿試

何桌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郭

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

榜眼真潘郎第 三旨相公 七字舍人 宋史王珪在

三人真郭郎也

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

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

者已得聖旨也 呂溱字濟叔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

皆推許然自貴重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



云

土地捲來

河神扶出

山堂肆考王知訓帥宣州性貪婪因入覲賜宴伶人

戲作綠衣大面如鬼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也問何故來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故得至此事文類聚蘇東坡滑稽帖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于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

效顰

安帽

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遇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

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邪季和大笑事文類聚張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幘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問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揮蠅

餒驢

唐書元稹爲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潭峻歸朝獻稹歌詩乃以爲祠部郎

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事文類聚齊地多寒春深未葦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割以餒驢也

大見

揶揄

復知寒暑

世說羅友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謂其誕肆許而不用後同府有得郡

者溫爲席送別友至獨後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于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不覺淹緩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陳書徐陵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朝陵曰今日之熱當因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



來聘使卿復知  
寒暑收大慙

喙長手重

口正心邪

山堂肆考唐  
陸餘慶善論

事而短于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  
重千斤唐書高祖嘗嘲蘇世長曰卿何名長而意之

短口正而心之邪耶世長曰名長意  
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

活剥生吞 逆

取順守

容齋隨筆唐李義府詩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  
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已作各增兩字生情鏤

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剥生吞之誦  
山堂肆考宋吳敏字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  
用王氏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過省以爲學  
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爲左相  
語人曰元中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  
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平

杜園賈誼

熱熟顏回

事文類聚陳和叔爲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  
科驟爲實樸時號熱熟顏回時孔仲舉對制



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熟熟顏回

落水三公

墮車僕射

齊書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

儉嘗牛驚跌下車謝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子雲之解客嘲

孟

堅之答賓戲

本白帖詳前下同

鍾雅有利錐之戲

士龍有

白雉之嘲

孝先晝寢弟子興便腹之嘲

言偃絃歌

仲尼發割雞之戲

嘲戲四

原諛浪

見詩

旁狎

禮不旁狎

啟寵

書無啟寵納侮

好弄

左傳夷吾弱不



好弄

增于思

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瞡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朱儒

左傳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入曰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禁鬻

晉書謝混少有

美譽元帝爲晉陵公主求塔謂王珣曰子塔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繼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宏欲以女妻混珣曰卿莫近禁鬻混後果尚主初元帝鎮建康時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美而項上一鬻尤美羣下未敢食輒以薦帝于時呼爲禁鬻故珣

和鼓

宋史曹利用掌樞府馮寵自恣而張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目

待湯

見聞錄明李西涯在政府宴會試貢士若干人酒數行俱起辭公曰且止有場中題

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所以然乎衆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只是待湯耳



度撰

湘山野錄盛文甫撰張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

蓋賦

事文類聚范文正公少時作蓋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

策結

見聞錄明二編脩謁李西涯西涯曰近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云策破

未有先有一策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

園外狼

歸田錄石

愚生何有焉公大笑即日奏補官坊

中立天禧中爲負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石率同僚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竝耶

禿角犀

唐書杜悰出入將相

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矣故時號爲禿角犀

造榜天

又曰僖宗時陸扆舉進士

時方遷幸六月榜出後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每甚暑他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譏扆進非其時

沒



字碑

五代史後唐豆盧革罷相任園與安重誨鄭珣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園意屬李琪他日明宗問誰可

相者重誨以崔協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劉棉花

明史記事劉吉

在內閣人呼爲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

姜制之

山堂肆考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

今曰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非半夏即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

解事僕射

唐書高宗時戴至德爲尚書右僕射

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號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至德笑還之

汗淋學士

事文類聚王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九十九

甫學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下馬流汗  
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相公問否

山

肆考宋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  
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石  
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  
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卿

自難記

人物志唐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  
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亦

可識

尋常百姓

山堂肆考宋楊德建號湖陰先生居清  
陽陳輔每清明上塚即過先生居清

談終日率以爲常題一絕于門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  
下風清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楊  
吟賞久之曾稱于王荆公公笑曰此  
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楊亦大笑

狎侮寮友

宋史

與楊億同爲侍從億善談謔凡寮友無  
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

刑于寡妻

南



書謝朓初告王敬則反狀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謝謝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謝自叙謙挹沈昭畧謂之曰卿人地之美無愧此職

### 許爲長史

宋書太祖嘗面許張融長史敕

但恨今日刑于寡妻耳  
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 嘲戲五

原詩晉李克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



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晝興永  
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  
一顧重千金 增韓愈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  
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虵蜥撼大樹可笑不  
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  
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  
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礮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  
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



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  
間者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  
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  
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  
我高頡頏

原丈漢東方朔答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  
人之義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



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  
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  
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  
焉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  
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  
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  
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雖欲盡  
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



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揚雄解嘲曰客嘲揚子曰

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析人之珪儋人之爵紆青拖  
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  
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  
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  
事黃門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  
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佚士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  
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  
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纚垂  
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旦  
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海  
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鳬飛不爲之少向使上世之  
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青



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如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阨隕雖其人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



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 後漢班固賓

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  
遑孔席不暝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  
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  
冕之服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  
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  
不賈於當已用不效于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  
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



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  
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當此  
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  
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朝爲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于世且功不可以  
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  
難既適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灑埽  
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



唐其君天下也災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夫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



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推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厠技於彼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崔駰達旨曰或說已曰今子  
韜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  
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已退不瀆於庸  
人師友道德合符曩真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  
宜道貴從凡答曰有是信乎子苟欲免吾以世路不知  
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含感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  
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



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今聖上之育  
斯民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夫君  
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  
樓處叫呼銜鬻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曝智曜世回  
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  
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  
膝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銜或養老以待  
期及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



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元勵節縹霄抗  
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  
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  
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  
機穽之路鳳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  
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  
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  
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



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  
求沈緼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  
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  
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  
韞韞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叙彝倫  
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  
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  
蹉跌之敗也智者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雷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  
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  
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  
害漸亦芽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暝  
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駕駘於修路慕麒麟而增驅  
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願榮未副從而顛  
踣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



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魏陳琳應

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

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聖賢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然

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

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

朝假拒羣姦使已蒙囑咎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勲捐

功棄力以德取怨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

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關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



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  
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凡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  
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  
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  
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治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  
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  
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  
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



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宦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爲封蛇幽鳩帝后強以篡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也今以寬弘爲宇仁義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



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  
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  
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讐恐  
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  
闕而風烈宿宣也 增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  
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元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  
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  
物而能病子乎愁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



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  
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  
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  
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麾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  
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  
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辨子之愁形未知子  
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  
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趙趙榮貴坐不安



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惟或悴所欲者名所殉者利  
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  
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鍼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  
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  
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  
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魄散  
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元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宋蘇軾補龍山文曰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



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  
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  
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指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  
爲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騶騶蹇  
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髮維明將  
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夫揚觶兕觥舉爵  
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  
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



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  
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  
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

右解  
嘲

增書唐王績答刺史杜松之書曰承欲相招講禮聞命  
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  
下走意疎體放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  
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怡登山臨水邈矣忘歸



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  
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  
之詩惟憂興盡惟天席地友月朋風新年則柏葉爲樽  
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  
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爲羣  
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  
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  
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與吾事 明屠



隆興莫秋水書曰足下騷雅領袖煙月總管一踏吳土  
通都若狂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  
騮過從必衆一花一石履綦何處不到題詠何處不徧  
竊恐山靈大妒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綵筆奪公繡腸  
令足下腹不復記奇字口不復吐佳言慙然臃腫向人  
飲啖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稱大快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九十九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

人部五十九 別

別一

原毛詩曰出宿于汭飲餞于禰 增又曰佻兮達兮在  
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原禮記曰嫁女之家三  
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詳禮 楚辭序曰離別也騷愁也言  
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也 又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



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又曰惻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  
水兮送將歸 又曰超北梁兮永辭送美人兮南浦

別二

原毛詩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增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 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原家語  
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之以財仁  
者送之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



言乎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

辯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受教

增左傳曰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

賦詩起亦以知鄭志子韞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

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

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二三君

子皆數世之主也原吳越春秋曰句踐伐吳乃命國

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又曰句踐入



臣于吳群臣送至浙水上臨水祖道大夫種爲祝句踐  
舉杯垂涕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送之與起相  
辭曰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信 增史記曰吳起少時  
家累千金游仕不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  
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外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  
不爲卿相不復入衛 原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  
客有鄒文季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文節送行三宿  
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



問曰先生與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朔望構起華館以送陸賈

漢書曰竇皇后弟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於傳舍

中沐我 又曰武帝幸平陽公主家衛子夫得幸主因

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去矣即貴願無相忘 又曰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爲祖道至渭橋



又曰疏廣與兄子受竝爲皇太子師傅廣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遂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去或歎息爲之下泣

詳太子太

傳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訣谷永與段會宗書曰朋友以言贈行萬里之外以身爲本東觀漢記曰光武遣馮異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敕異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又曰陳遵爲大司農護軍使匈奴



過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唯我二人爲天地  
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  
又曰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帝臨送歸宮  
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  
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  
歎息 又曰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  
秘書列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  
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與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疎然數



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  
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與王良親善良爲漢陽太守丹  
於道候別之良曰行路倉卒非陳閭之所可共到前亭  
宿息以叙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如其相  
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良瞻望弗及  
丹長逝不顧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過呂蒙酒酣蒙問  
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應



曰臨時施宜蒙因爲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  
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  
友而別 又曰劉繇亡於豫章孫策命太史慈安撫之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  
送閭門扼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  
而反 吳錄曰孫權祖朱桓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  
持陛下鬚無所恨權憑几前席桓進持鬚曰臣今日可  
謂持虎鬚者權大笑 蜀志曰宗豫聘吳孫權捉豫手



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老矣恐不復相見 魏志曰曹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軍事車駕臨送下輿執手而別 管輅別傳曰諸葛樂與輅別戒以二言曰卿性樂酒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散才以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曰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邪 許邁別傳曰邁好養生遣妻歸家東遊采藥於桐廬山



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安自以無復返乃

改名遠遊書與婦別語林曰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

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

徒密雲乃自早雷爾世說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

與別人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邪增晉中興書

曰王澄嘗之荊州送者傾邑所別處樹上有鵲巢澄便

脫衣著犢鼻上樹探鵲卵弄之傍若無人文士傳曰

張翰到京師時齊王冏擅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  
於時去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歎  
曰吾亦思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遂稱疾徑歸原  
沈約宋書曰張敷音儀詳緩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  
響久之不絕世說曰張敷從彭城還傳亮下船與別  
張不起授手著舫戶外傳遂不執手熟視張面云祖故  
是梨終不臧者便去宋書曰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  
朝桓謙要參軍王弘同行答曰餞離送別在有情下



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增後魏書曰

南安王禎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禎華林都亭  
詔左右賦詩不能者竝聽射帝送禎下階流涕而別

人物志曰眭夸高尚不仕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  
奏徵爲中郎州郡逼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叙平  
生不及世利浩投詔書於懷夸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吾便將別浩以夸所乘騾內廐中夸遂託鄉人輸租者  
謬爲御車出關 又曰隋楊素將西征詣牛弘別弘送



至中門素曰大將遠征何送之近弘揖而退素曰奇章

公其愚不可及

弘封奇章郡公

唐書曰魏元忠爲尚書右僕

射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

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及還帝幸白馬寺迎勞之

又曰明皇東巡泰山宋璟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

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一極言手制

答曰所進當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又曰安

祿山反帝召哥舒翰爲元帥率兵二十萬守潼關天子



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  
亘二百里 又曰陽城左遷國子司業時有薛約者狂  
而直言事得罪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  
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  
既行太學諸生何蕃等皆泣涕立石紀德 又曰昭宗  
反正韓偓爲功臣位侍郎學士朱全忠至貶濮州司馬  
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 五代史曰韓熙載  
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



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  
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  
爾 宋史曰太宗時趙普罷相出爲武勝軍節度檢校  
太尉兼侍中帝作詩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  
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  
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  
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  
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



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  
終之分可謂兩全 又曰普復相三上表致仕太宗賜  
手詔曰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 山堂肆考曰  
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後山時爲徐州教授告徐  
守孫覺願往一見而覺不之許乃託疾謁告來南京送  
別同舟東下至宿而後歸爲劉安世所彈 又曰理宗  
時魏了翁被命出視師詔書如張浚故事陞辭御書唐  
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金史曰呼蘭一名



文大定初改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上賜常御條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

又曰伯玉以疾求補外除寧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瑋爲同知宣徽院事伯玉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寧不惻然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見卿也元史曰世祖出王秦中召許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



河內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 又曰王磐

以資德大夫致仕太子聞其去召入宮賜食慰問良久  
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餞明日皇太子賜宴聖安  
寺百官出送麗澤門外搢紳以爲榮 又曰世祖詔起

廉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  
曰昔在先朝卿深識機事每以帝道啟朕及鄂漢班師  
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退托耳遼害戶  
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



往體朕此意 又曰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肅酒

以餞伯顏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

惟此與女色耳 又曰李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請告

歸葬仁宗勞餞之曰事就速還毋久留孤朕望 又曰

泰定間吳澄爲平章政事移疾不出左丞許師敬奉旨

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

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

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



又曰台哈布哈上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爲臺臣劾去相位台哈布哈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台哈布哈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邪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 明史紀事曰孝宗朝都御史戴珊以老病

乞骸骨不許屬劉大夏一從史上謂珊卿何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獨不能爲朕留邪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去泣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頭泣珊出謂大夏曰死此官矣



又曰武宗時楊廷和與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  
經筵講官耳何多詞瑾曰二人當令南京去乃皆遷侍  
郎時南部侍郎無缺皆添注雖陞實遠之也忠謂廷和  
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人  
知必以我等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蜀錦辭瑾瑾  
曰劉先生不足我邪遂厚廷和而疎忠 又曰瑾逮劉  
大夏以李東陽解乃與潘蕃同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二  
人歸也遂發甘肅衛大夏僱騾車出都門觀者如堵所



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

別三

原宿濟

餞都

上詳別一  
伯言邁王

餞于郢  
詩申

浮雲

零雨

上見  
李陵

贈蘇武詩

下見孫

牽衣

總轡

魏文帝見挽船士  
兄弟辭別詩舍我

楚陟陽侯祖道詩

牽衣

總轡

兄弟辭別詩舍我

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抱陸機

赴洛詩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永歎遵北渚遺思結

南津參辰弦枯上見李陵贈蘇武詩陸機爲顧彥

離合豈非常先贈婦詩形影參商乖音信曠不達

譬彼弦與枯送南浦造北林楚辭余交手兮連行  
送美人兮南浦曹

植離友詩日匿景今天北館東城漢武帝與秦卓

微陰經迴路兮造北林子侯家詔春時



子侯於北館與家別  
陸機贈馮文羅詩  
夙駕出東城  
送子臨河曲  
登樓望峻坂  
時逝一何速

白雲

黃鵠

穆天子傳  
天子觴西王母  
瑤池之上  
王母謠曰  
白雲在天山川間之  
下見蘇武贈李陵詩

北路

南津

曹彪答東阿王詩  
盤徑難懷抱  
停駕與君訣  
即車登北路  
永歎尋先轍  
陸雲

答兄機詩  
悠遠途可極  
別怨會何長  
南津有絕濟  
北渚有河梁

二鳧

雙鸞

上見蘇武別李

陵詩

嵇康贈秀才入軍詩  
雙鸞匿景曜

蘭圃

桃

嵇翼太山西單雌  
偏獨遊哀吟傷生離

館

嵇康贈秀才入軍詩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荊州圖記襄陽縣南  
陸道六里有桃林

館是錢行  
送歸之處

東津

西渚

酈道元注水經  
壽春縣城東爲長瀨  
津津側有才堂此亭

迎送所泊也  
纖綸於長浦迴

戴逵離興賦  
扶鳴琴於林下理  
越江送伊人於西渚

四鳥



三荆

家語孔子在衛晨興顏回侍聞有哭聲甚哀顏

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離

悲鳴以相送哀聲有類於此

吳均續齊諧記京兆人

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荆甚茂共

議破爲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諸

弟曰木同株當分析便憔悴況兄弟孔懷而

秣馬

理棹

徐幹哀別賦秣余馬以候濟兮心悵悵而內營仰

弟方山別詩脂車總馳輪沉舟理

飛棹絲染墨悲歎路岐楊感悼

飛鵠

翔鴻

樂府

行念與君離別氣絕不能言各言重自愛遠道歸來難

杜摯贈母丘荊州詩鵠飛舉萬里一抃蜚吳蒼翔高

志難得離

雲飛

雨絕

張載述懷詩跋涉山川千里

鴻失所望

告辭楊子哭岐墨氏感絲雲



乖雨絕心乎愴而郭璞詩君如秋日雲  
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

翔鳬離

鶴海上見蘇武別李陵詩曹植詩雙鶴俱遨遊相候東  
海傍雄飛竄北翔雌逝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

一歸雲征驚風散李充送許從詩來若迅風歡逝  
方如歸雲征離合理之常聚散安

足驚棗腆贈石崇詩翕如翔雲會忽  
若驚風散分給懷離析對樂增累歎發軔弭棹

陸機贈馮文羆詩發軔清洛汭驅馬大河陰分索古所  
悲志士多苦心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歸客逐海隅脫冠謝朝列  
弭棹泊桂渚指景待樂闋結轍揚舲范廣泉征虜  
亭餞王少傅

詩挂冠東門問歸謁西唐足結轍塵高衢祖供懸長麓  
孔法生征虜亭祖王少傅詩若人鑒殆辱解紱揚歸

舲真感屬神慮  
高興襲天情悽心結念卞裕詩余弟適東邁眷  
戀將乖情離別信吾事



悽心相纓嬰

謝靈運送雷次宗詩符瑞守

援琴

邊楚感念悽城壕志苦離念結情傷日月滔

擊筑

蔡邕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欲爲改娶妻聞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悵然援琴

而鼓之痛恩愛之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

史記燕太子送荆軻入秦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旣祖

陟陽侯

臨川亭

孫楚有西征官屬於陟陽

道高漸離爲之擊筑

荀雍臨川亭詩目極依春

即長衢

路披褐懷良辰明發戒徒御臨流餞歸人

陵高阜

上見孫楚詩卞裕送桓竟陵詩翰城將孰寄懷人應斯蒞餞行陵高阜怡衿睦景氣

隔山河

閼丘谷

孫楚之馮翊祖道詩舉翮撫三秦抗我三里目念當隔山河執觴懷

慘毒

郭惜與從弟別詩乖索易爲久

尋離覺月促遼落隔修途窈窕閼丘谷

征虜亭

領



軍府

范廣泉征虜亭餞王少傅詩韓卿辭輦路疎傳知  
殆辱素德燭光塵元軌芳前覺謝琨送二王在

領軍府集詩苦哉遠征人將乖萃  
余室明窗通朝暉綠竹盛蕭瑟

一日三月

二載

千秋

上詳別一  
李陵與蘇武詩下見

掩歡緒

起離端

宋孝武帝  
幸中興堂

餞江夏王詩送行帳川逝離酌偶歲陰陰雲掩歡緒江  
山起別心謝琨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樂酒輟今辰

離端起

贈策

送錢

左傳士會將歸晉秦大夫繞朝  
贈之以策策馬鞭也史記高

來日

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  
奉錢三而蕭何獨以五

涉淇

宿涕

詩送子涉淇  
下詳別一

風流雲散

離羣索居

文選風流雲散一別如雨禮  
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

久矣

增離夢

別魂

江淹別賦知離夢之  
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分襟

揮



袂

杜詩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  
唐詩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

行色

羈心

莊子

柳下惠謂孔子曰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將微往  
見跖邪 杜詩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 唐詩羈心

何處盡謂羈客之心也

岐言

離聲

梁任昉詩岐言未及申謂  
臨岐之語也 宋胡直孺

別劉邦直詩我無健筆翻三峽君有長才肅  
五兵同是行人更分手不堪風樹作離聲

雲雨散

東西流

唐詩不言雲雨  
散各自東西流

斷蓬

蔓草

唐詩今日暫  
同芳菊酒明

朝應作斷蓬飛  
又既傷蔓草別

別比鄰

遣愛妾

元史胡長孺字  
汲仲葵州人晚

寓武林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  
其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

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

太平清話秦少游將

上

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以其妨學道割愛去之



塊坂 過虎溪

人物志漢郭泰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乘李膺在馬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

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也 事文類聚遠法師居廬阜

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不過虎溪陶元亮陸修靜皆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

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送客亭

銷魂橋

李白詩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

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勞勞亭在江寧縣古送別之所 天寶遺事長安東灞陵有橋迎來送往皆至此

人呼爲銷魂橋李白詞

宿前亭

送江許

范丹送王真事詳別

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二 柳子厚送河東薛存義序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組崇酒於觴追而送於江之許且告之曰凡吏於土

非以役民而已使司平於我也

一身去國

千里分歧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零落



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  
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  
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又別劉夢  
得詩去國十年同赴難湘江千里又分岐

原氣怨

結而不暢涕滿泣而橫流

並本白帖下同

送荆軻於易水

餞疏廣於東門

並詳別二

別行子於東門啜其泣矣

送美人於南浦傷如之何

### 別四

原贈言

家語子路將行辭於孔子曰贈汝以帛乎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

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子路曰由願終身奉之

驪歌

漢書王式傳歌驪駒服虔



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

雨泣

詳別

執手

詩揜執子之手兮

執祛

又揜執子之祛兮

同舟

後漢書郭林宗自京師歸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

而濟人謂之仙舟

出郭

後漢書陳蕃爲豫章太守性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慕從

潘岳西征賦送歸懷慕從之戀

薄送我畿

見詩畿門內也

加以宴好

國語晉侯贈餞如公會侯伯之禮加以宴好

三年不見

詩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千

里命駕

晉書嵇康呂安皆曠達之士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紅亭

唐詩紅亭綠酒送君還

官樹

唐詩日斜官樹聞蟬滿

脂轄

左傳鄭子產曰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注巾

車主車之官以脂塗車轄

增贈扇

見聞錄明費文憲宏記尚書張莊簡悅自驚篇錄養生要節慎



飲食節嗜慾又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病  
中移其心如對君父靜久自愈宏于辛亥乞歸時公爲  
吏部左侍郎將別以扇見贈備書前  
語宏于是佩服之常若聞公之教

**緘愁**

唐詩空留  
錦字表心

素至今緘愁不忍窺凡人寄書  
而言相思之苦謂之緘愁也

**萬里之路**

華陽國志  
郡治少城

西南有七橋直西門郾江南渡流曰萬里橋在成都縣  
南八里蜀使費祿聘吳諸葛亮祖之祿歎曰萬里之路  
始於此

**十離詩**

景范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薛書記  
酒後爭令以酒器傷公由此出幕既

矣故名

去作十離詩以獻十離者犬離主魚離水筆離手馬離  
虎鸛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鷹離韝竹離亭鏡離臺筆  
詩曰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散花瓊都綠  
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他詩皆類此

**行若**

**登仙**

唐書開元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  
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



使入爲大理少卿過汴州刺史倪若水餞於郊  
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

離草

韓詩外傳芍藥離草也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相贈  
以芍藥何也董子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

才多識寡

人物志嵇康從孫登遊問其所圖終不答居  
三年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

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  
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  
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

一揖而去

宋史  
趙鼎

罷相秦檜率執政餞之鼎  
不爲禮一揖而去檜憾之

上樹辭訣

異苑烏傷陳氏  
女未醮著屐徑

上大楓樹顛了無怖色舉手辭訣家人而去飄  
聲輕越移時乃沒杜詩暫借上天迴即其事也

登臺

置酒

唐書河西李軌計窮與妻子登玉  
女臺置酒而別安興貴執之以聞

離席奉觴

人  
物



志表紹辟鄭元及去餞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至暮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

### 醉中分袂

山堂肆考蕭鳳使玉門關弟肅頻勸之酒謂曰醉中分袂庶不悲耳

### 一言濟我

秘笈明羅近溪居盱江一衲子捧鉢至其地先生遇之甚厚居數年一日辭去近溪

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吾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近溪

### 何有往來

唐書陸羽嘗問張志和孰爲往來者

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 何以贈我

晉載記王猛將

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

### 白雲慘然

北史元樹奔南

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歎歎又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詩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布颺無恙

世說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颺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

風作戕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人行安穩布颺無恙

絲竹陶寫

世說謝太傅語王羲

之曰中年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如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歡樂

使人酸然

人物志晉殷仲堪出鎮江陵將之任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

辭職

上詩

又曰張詠守蜀有錄曹參軍袁老詠責之曰何不告明日參軍辭職求歸別以詩曰秋光多似宜情

薄山色不如歸興濃詠驚歎曰僚屬能詩而我初不識可愧因慰而薦之

卮酒解隙

元史元明

善與虞集不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俱送出都門集先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出橐中

肴酌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



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  
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跪而  
酬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  
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  
卧雪圖  
秘笈丁晉公始典  
金陵陸辭之日真

宗出周昉袁安卧雪圖曰付卿到金陵  
可選一絕景處張此謂遂張於賞心亭  
陽關三疊  
維

送別詩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  
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在長安西後人因此有

陽關三疊曲  
詔賜鏡湖  
人物志唐賀知章乞歸田里爲道  
士詔賜鏡湖一曲供帳東門百僚

祖餞御製詩送之云道榮朝入道辭  
老早抽簪豈不惜賢士其如高尚心  
中書祖道  
成宗

時朝議以江浙行省地大人衆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  
以鎮之乃進托克托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有旨命中書祖

道都門外  
朝官出祖  
唐書中宗璽書迎武攸緒詔見  
以錢之  
日仙懷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



更冠帶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

廷臣飲

餞

元史程鉅夫請致仕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於齊化門外

追送出界

晉書郭奕字大

業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遜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珪璋交映

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序夏四月馬邑苑言揚告歸荆衡郡公追

餞於瀟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珪璋交映按論字言揚

祖道款款

明史紀事武宗時大學士

謝遷劉健等以劾劉瑾致仕去惟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惟東陽稍緘默然故得獨留健遷頗行東陽祖道款飲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

不負臨賀

唐書

楊憑爲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獨所善客徐晦至藍田慰餞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



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  
異時爲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夷簡聞之表爲御史曰君  
不負楊臨賀

### 獨餞希文

宋史范仲淹既貶朝士畏宰相莫敢送獨集賢校理王質

肯負國乎

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

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

### 送吏部郎

南史宋何尚之子彥德爲吏部

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其叔父度曰  
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 送人作郡

晉羅

詳嘲  
戲

### 墜雨秋蒂

古詩邈若墜雨翩似秋蒂柔苑  
墜雨離雲秋蒂去樹喻離別也

扶

### 景柳煙

古詩君如東扶景妾似西柳煙此喻夫  
婦離別一在東一在西相隔之遠也

河橋

### 楊柳

宋之問詩旦別河橋楊柳風夕卧伊川桃李月

### 岸上踏歌

李白贈汪倫詩李白乘舟

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 三日刮目

吳志呂蒙曰士別三



日則刮目相待

離闊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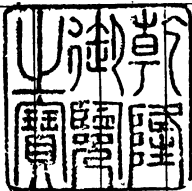
白居易長慶集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

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

慟泣與訣

唐書武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

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乃止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